

一场青香悠悠的交流

□陈根生

玉兰
一瓣

春末夏初,我每天下班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到碗橱里寻找有没有“嫩嫩”留着。白瓷碗里一片碧绿的丝丝,一股嫩麦的清香扑面而来,又绿又嫩,又柔又韧,我边吃边在欣赏一首绿茵茵的诗!

我亲眼所睹的制作过程更坚定了 我的笔尖用“嫩嫩”二字。当农民把刚上浆的元麦,割下穗头,搓出青粒,颍去麦芒,这一颍啊,农村大场边的风也是绿茵茵的!我还在农家磨房里,看到刚炒过的青麦粒放进呜呜转动的石磨里,圆圆的石磨周边徐徐吐出一条条绿丝丝,一缕一缕的清新香气氤氲开来……

如皋有谚:“炉口的烧饼,磨口的嫩嫩。”“懒婆娘磨嫩嫩——磨完吃了。”都是称其为美食诱人的。

吃就吃吧,看就看吧,只怪手又痒起来写成了短文《嫩嫩》,1995年在报纸刊发出来后,接踵而至是一些非议声。

原来我触犯了传统。传统是写作“冷蒸”的。

二

我也不是孤军奋战的。

我的身边就有一位重量级的人物站着和我一起挑战传统。

丁芒先生曾把“冷蒸”写作“冷糍”。

这是一位来自老解放区的著名诗人。丁先生是南通人,可不是我等无名小辈,在南通文化界颇负盛名。

“糍”者,左一半取其形,右一半取其声,是符合中国传统形声字的造字规律的中规中矩。有人说我的“嫩嫩”肉麻,而未见有人敢对前辈诗人的“冷糍”持什么不恭之论。

虽然我也并不认可前辈自造的这个别扭的“糍”字。

三

故事毕竟发生在春天。一阵春风骀荡过后,西公园里的桃花开过了,工人文化宫前的柳丝吐绿了,传统派固守约定俗成,创新派充满热情支持我。我们的交流荡漾着和煦、温馨,坦荡。

1995年6月,《江海晚报》“夜明珠”副刊刊出了程灼如《冷蒸·麦蚕·碾转》一文,展示了6种叫法:冷蒸,社会上普遍使用;冷红:《通州志书·州乘一览》、姜长卿《崇川竹枝词》《光绪通州志》等这样写,称“红取其形如线头。”冷钉:孙锦标《南通方言疏证》(1913年版)称:“红字亦可从食作钉,丁有争音。”

以上三种是音同字不同,下面三种是音字俱异:

麦蚕:海启方言,麦言其质,蚕状其形,上海话亦然;稔转:刘若愚《明宫史》书中写的都是皇家事,《火集·饮食好尚》:“四月,取新麦穗煮熟,剥去芒壳,磨成细条食之,名曰‘稔转(去声)’,以尝此岁,五谷新味之始也。”碾转:清道光河北宝坻人李光庭《乡言解颐》卷四:“有所谓雅麦者,先半月熟,专为作碾转之用。取其粒之将熟含浆者,微炒,入磨下,条寸许,以肉丝、王瓜、莴苣拌食之,别有风味。”“碾转”亦作“碾碾转”。

更使我感到春风拂面的是,这位与我素昧平生的资深文史专家在给编者的信笺中公允地写道:“听我的一个同事(他是出生于如东县岔河镇附近农村的农家子弟,读完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说他们家乡就管冷蒸叫‘冷冷’,这是读音的记录,他并没有说一定是这两个字。我因此认为用‘嫩嫩’二字也不妨。方言中为了发音方便,用叠字(重复一个音)称谓某一事物的例子是常见的,特别是幼童用语中如哥哥、弟弟、狗狗、猫猫之类。”

“有人反映,嫩嫩有点肉麻,我倒觉得文章写得蛮有情致的……”感谢程灼如先生的这番教诲,不仅使我大开眼界,而且让我备受感动。

中国烹饪大师王友来先生在他的烹饪教材中有一道乡土春季名菜《韭菜煊嫩嫩》,也对我表达了热诚的支持。

四

当春风中的电杆上紫燕们一阵呢喃意犹未尽,濠河边的一场交流已经画上句号。

如今普遍使用“冷蒸”二字,是沿袭南通人的叫法,《州乘一览》一书解释说,原用“红”字,较生冷,便改用俗字“蒸”;但明眼人一看就发现俗是俗了,却不贴切,因其制作过程无“蒸”的环节。我是土生土长的如城人,我曾做过调查,如城内外都叫“冷嫩”,无“蒸”音,我把第一字换成“嫩”,通过叠音更强调吃的就是一个嫩——我们挑战的其实就是这么一点鸡毛蒜皮。

孔子说:“必也正名乎!”严复先生说:“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我仔细推敲这个“嫩嫩”之名其实也不是我一个人拍拍脑袋短时间能想出来的,它是历年来多少父老乡亲的经验和审美总结出来的!所以我宁愿甘冒一稿多投的骂名豁出去了。我重新润色了文字,并且增加了讨论中对其他几种写法的推敲,勇敢地跨出了江海平原走向了紫禁城下。后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市场报》《美食》都发表了我写的《嫩嫩》一文。

当时有友人跟我开玩笑说,你差不多等于站到中央电视台上去替如皋吆喝“嫩嫩”了!

五

一晃,30多年了,我常常回忆这30多年前发生在柳丝摇曳、布谷声声的春天的一场美丽交流;既互相尊重,又共同包容,既彼此欣赏,又知识友情双赢……

我们为“嫩嫩”从农民在青黄不接时的无奈之举,发展为叫得响的乡土美食这社会巨大进步做了充分阐释,我们共同为社会主义祖国唱了一支颂歌!

小而言之,我们共同借南通报纸一角弘扬这一地方特色美食做了一阵免费广告,也为这快被湮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做了一次民间口头申报!

大而言之,我甚至还认为我们这一阵愉快交流对于增强当代青少年对乡土文化的认同、增强他们心目中的民族文化自信都是很有裨益的。



月照蜓荷

吴有涛

三角梅

□朱惠

芬芳
一叶

三角梅是我国常见的一种花卉,它花苞大而美丽,花色品种繁多,人们给每一种颜色都取了好听的名字,如中国红、云南紫、漳红樱、加州黄金、绿叶樱花等,光这些名字就足够让人产生美好的想象了,所以三角梅一直是我喜欢的花卉。

多年前,有朋友送我一盆三角梅,送来时正值盛花期,满枝头密密匝匝紫红色的花苞,开得如火如荼、热情奔放,几乎把绿叶挤到没空间了。朋友说这个品种叫云南紫,是三角梅中最好养的一种。我把花放在院子里,路过的邻居都忍不住驻足欣赏,夸赞不已。

三角梅的花期很长,这盆三角梅开了足足一个月才慢慢落尽繁华,归于平静。

我因为见识过它的繁盛,对它也呵护有加,希望有一天能在我的养护下再放异彩。在以后的日子里,严寒的冬季,我移盆到有空调的室内;万物复苏的春天,我复合肥、有机肥轮番上阵;担心它生活空间小,赶紧给它换盆添土。但说来也奇怪,虽然它根系日渐发达、枝繁叶茂的,但这盆三角梅却从此不思进取,摆出一份躺平姿态,每年只懒洋洋地开出三四朵花来敷衍一下季节便草草了事。

我百思不得其解,只能向专家求助。老姚说,这三角梅呀是个不识好的玩意儿,你越是可着劲儿虐它,它越识相听话。首先,别给它住大房子,花盆只要勉强够它的根挤得下就可以了,甚至可以修剪掉一部分根来将就花盆空间。第二,别让它衣食无忧,别盆土一干就浇水。浇足一次,等盆土干透后再熬它三天,让它处于濒死状态再浇下次。第三,隔三岔五关禁闭,最好每天只给它暴晒三四小时,然后罩上黑色幕布,让它不见阳光。第四,凶残薅叶子,把发育良好的大叶子全部掇光,只留尖上少许新叶,能维持最基本的光合作用即可。这时再适时施点磷酸二氢钾溶液催情,要不了多久,

保准花开满枝。

老姚的一番话,听得我心里倒吸一口凉气,我想人类的智慧真是无所不用其极。我只知道,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可以揣摩对方的内心,知其所欲、所感、所惧、所急,然后以所欲诱之,以所感蛊之,以所惧吓之,以所急挟之,从而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而对于植物,高明的花农竟能设计出如此机智而周密的计谋,诱逼一株植物走进早就设计好的圈套,最终达到满足人类视觉欲望的目的,而这一套组合动作多么让人拍案叫绝。

老姚见我陷入了沉思,说:“你是不是觉得人这样做太狠了?其实我们只是用这种方式激发植物的繁殖欲而已。当一棵植物觉得自己快要死的时候,最急于完成的工作就是赶紧将自己的基因传播下去,所以它就赶紧开花咯!这世上不独独是花草,人也一样哦!你也知道的,我们这代人小时候的生存条件是什么样的,吃不饱穿不暖,但是那时候谁家不是三四个孩子?现在呢,年轻人中不婚族、丁克族越来越多,生育率逐年下降,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吃太饱!”老姚的一番话说得我哈哈大笑。

这个世界确实有太多无法领悟的玄机,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动物是有痛感神经的,人对于痛是本能惧怕的,那么为何哲学家又会认为“人类因为痛楚而自豪,每一种痛楚都是我们重要的回忆”?这或许可以作为中国古代女人何以盛行缠足的诠释,我曾经看到一本旧书中有个故事,讲旧时有个女孩因为家中不为她缠足,最终羞愤而死,她可能正是因为缺失了那份自豪而抱憾。

那么植物到底有没有痛感呢?如果用天人一体,万物同心的观念看,植物应该是能感觉到痛的。当园艺师蟠扎盆景时如同女人缠足一般操作,植物会觉得痛呢?还是痛并自豪?不得而知!

我喜欢三角梅,希望“空中飘渺莎音符,三角梅开缀满途”,但我还是会盆大肥足、全日照地恣意养护,至于开多少花的事,爱开不开吧!